

旧版书系

历史无情

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历史又有情

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

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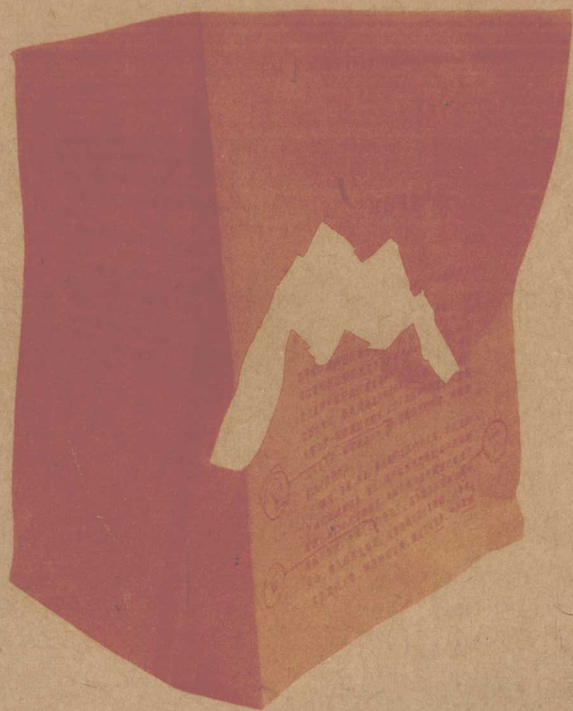
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

才能确保它的价值

李霖灿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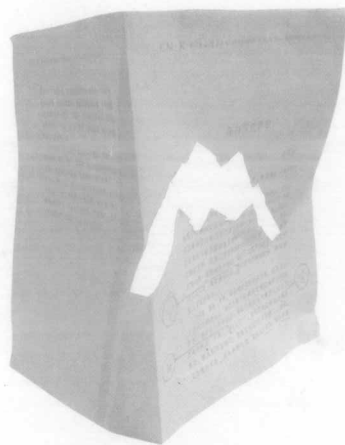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雪山·碧湖·喇嘛寺



P

雪山·碧湖·喇嘛寺



历史无情

它淘汰了数不清的文学作品

历史又有情

它保存了许多经过时间

老人检验的优秀之作

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
才能确保它的价值

李霖灿等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山·碧湖·喇嘛寺/李霖灿, 李晨岚著, 一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10

(旧版书系)

ISBN 7-222-03555-9

I. 雪... II. ①李...②李...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015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鞠洪深

雪山·碧湖·喇嘛寺

李霖灿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0千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222-03555-9

定价: 8.50元

书 前

邢克全 周良沛

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不论有无水平，只要是真正认真干自己的事的，一部书的制作、出版，从作家的书稿接到手一起，同样像作家构思、写作这部作品一样，如孕妇从听到腹中的胎音到婴儿的出生，是个极其艰辛的过程，从自身来说，这艰辛又恰恰是伴以自己职业的欣喜而来的。

如此说来，这部《雪山·碧湖·喇嘛寺》的制作、出版过程，则让我们碰到从未遇过的麻烦、苦恼乃至痛苦、恼怒，也让我们不能不有一份为办好此事所近乎固执的执着，也从那说不出的辛酸味中得到从未有过的、职业性的、近乎狂热的欢喜。

当我们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李霖灿先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发表在昆明随抗战而有的那份《今日评论》时，真似矿工听到探定的矿源要下井作业那样的全副武装了。《今日评论》是份综合性的周刊，十六开，每期二十几个页码，一个多印张。从版面到内容，都极似战前北平那份胡适

主编的《独立评论》。它并不吝版面予文艺稿件，似乎又以稿源的情况和以某时一定的重点需要而转移。可李先生纪游的散记，却是不时闪烁在上面的亮点。时间虽过六十多年，但在战争中还没遭沦陷而被敌人大肆毁坏，尤其针对民族文化的毁灭之地，也是当年该刊出版、发行之地，找它，有难处，还不是无望。一些图书馆的馆藏中，这家缺这期，那家缺那期，几家的都翻翻，还算能够看个完整。可解放前的期刊，绝不允许复印，只能坐在那里看看，或作点摘要、笔记。有的，要这证明，办这手续；要那证明，办那手续，仍不给你办事。板着脸说证明不能起法律作用，他要维护版权法，拿出版权当然继承人的授权邮件，他也说无效。在盯着咱的那双贼眼里，似乎我手上捏着的全是假证，叫人哭笑不得，那受辱的痛苦和恼怒的辛酸味，一言难尽。当然，世上不可能只有这一种人，这一个人，将文化传媒的大门关起来当藏私房的私仓。那些热心文化传播的同志还是尽力帮忙，允许有偿地请他们用照相翻拍。本来用数码相机拍了在电脑上读出来的，就可以打印下来，因为这已是予以方便了，再有别的要求，也不好。拿到胶卷扩印到五寸，戴上眼镜，加上放大镜还看不清，扩至七寸，还是不行，只有再放大，可放得再大，有的地方还是模糊不清，抗战时极为粗糙的草纸印出来的印刷品，几乎就有这种先天的毛病。有的又需要返回去找原刊查对，有的查对不出来，还得找作者已出版的其它版本来校，折腾得让人够呛。这又不是一时半时，十天半月的事，而是长时间反反复复的折腾，弄得人极烦，却没牢骚，因为这事，干得值！

李先生笔下的丽江、中甸，从上世纪初起，近百年来，

中国人、外国人，写它们的不能说少，谁写得最好，排名次，不是咱的事。从读者、编辑乃至选家的角度看，他无疑是写得很有个性、有色彩，作品写得很禁读的一位。

新时期，这些地方已是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为更多人所知道、喜欢，有时更为它们而感到神秘，渴求对它们更多的了解。李先生这部散文，也该为更多人所需要。何况，那些瞅准这一商机，也出于浮躁的泡沫文化之泛滥，使它的文学品格，也在其中更能显出其价值。何况，六十多年，沧海桑田，自然景观也有它自然的变化，今人在原地之所见，也非当年李先生之所见所悟，纵有生花之笔，也无法取代他的笔墨。何况，旅游的深度开发之“开发”，毋庸讳言，是对原有景观的不同破坏，相对而言，他这些文字，也就是这些地方原貌的文学见证。

他的《再谈玉龙雪山》，后面落款为“廿九年五月廿六日，艺专丽江工作站”。“廿九年”是民国，为一九四〇年。“艺专”，是李先生本人所在的“杭州西湖艺专”。抗战时，学校于湘西与北平艺专相遇，组成为“国立艺专”，又因时局，迁到昆明。校长滕固要他上丽江调查边疆艺术，之间他回了昆明一趟，讲了此行的感受，而另一位原北平艺专的高才生李晨岚先生为之吸引，他的山水画又能卖钱，于是，在他卖了一笔钱之后，便二李同行，也就有了“丽江工作站”之名了。前两年，他俩的生活费用多靠卖画所得，后来，霖灿先生写这些游记的稿费也很起作用。他开初写玉龙雪山的《巡礼》，放在其它篇什之间，一看就知，全是霖灿先生执笔的，可是，都署了两人的名字。为他们之间的莫逆，霖灿先生还把朋友的名字署在自己名字之前。为了他们的友谊，我

们也完全照它初发时的版样照排，也是为了纪念。而且，循此套“旧版书系”的“旧版”之规，也只该用“旧版”。我们注意到了，这些篇什，作者后来从标题、结构、文字，不少都作过大小不一的修改、整理，再成集出版。每位作家这么做，都有他在彼时彼地的想法和心态。可作家的初稿，有时往往比他经过精心修改的稿本更有光彩。中外古今，不乏其例。对李先生的不同版本该怎么看，版本学家自有慧眼。从编选者来看，循这组散记的写作、发表之先后顺序排下来，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作者那种艺术感觉之变化的层次，也更接近那些将走近或已进山者之视听的认识历程，如他在两处写到他先后到虎跳峡的情景，都很不一样，各有特点。故不惜一切，挖掘它的旧版。同样也是为了对“二李”的纪念。

由于他俩艰苦地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深入地尊重、学习东巴文化的精神，为群众所欣赏和接纳，所以当日有“二李到，雪山笑”的口谚流传。

正因为如此，霖灿先生除了《中国美术史》、《中国名画研究》等学术专著，关于东巴文化的，就有《么些（纳西）象形文字字典》、《标音文字字典》、《么些（纳西）经典译注九种》、《么些（纳西）研究论文集》，并赢得“么些（Mo-So）先生”之誉。

以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东巴文化的厚积来写玉龙雪山，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他的专业，是绘画，丽江四年，他又涉及，还深入到纳西的语言和文字学。采集《金沙江情歌》时，除了记录为文字并出版外，还准备记谱，从音乐的角度研究它。这样一位学者，又是艺术家，来写雪山，其艺术感觉喷发于纳西文化的科学，是描写的精确：色

彩的丰富与强烈对比，本来就是画家的绘画语言；它抒写的具体和细致，如油画的细部；国画泼墨似的写意，传神了雪山蒙着面纱的神秘氛韵；学者融入客体的主体意识，常将笔下大自然的万千气象、磅礴气势潜入诗的幽境，堪称写丽江的散文中之一绝。

作为编选者，能为读者介绍这么一本散记，受些折腾，虽然不愉快，但值。同时，得感谢云南社科院的负责同志杨福泉博士，他是李家李霖灿、李在其父子两代的挚友，也是纳西的名门望族之后。霖灿先生晚年行动不方便，无法再到魂牵梦绕的雪山时，生前剪下一络白发，请代他“瘞发”者，就是杨福泉博士。若无他代为联系，版权委托，这本书就完全可能被那把它当私房而入私仓者所封杀了。

目 录

1	书前	邢克全 周良沛
1	在白雪世界中	李霖灿
10	玉龙雪山散记	李霖灿
19	再谈玉龙雪山	李霖灿
28	玉龙雪山巡礼	晨 岚 霖 灿
56	为君清丽写泸沽	李霖灿
83	中甸十记	李霖灿
103	《金沙江情歌》跋	李霖灿
116	附：情歌三十二首	

在白雪世界中

李霖灿

路两旁的棕榈高树伸着巨灵之掌，欢迎我们向玉龙雪山前进！

丽江有这样奇绝的地方，在常绿的热带植物上，你终年四季可以看到它后面的皑皑白雪，而且假如再早几天，你还可以看到在这些巨灵之掌下开满了桃花，一直到雪山脚底。在这里终年你只能过着春天和秋天，永不会觉得过热，更不会感到太冷，但是只要是你向北边望去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大雪山像一幅图画挂在那里，遮住了北边半个天空！玉龙雪山实在只是一幅雪景的山水，它只使我们感到皎洁，而使我们从不觉到寒冷。

玫瑰，蔷薇，木香，都是我们花园中的上客，在玉龙山下它们却遍地生长，丽江人很不礼貌地把他们编作田间的篱笆，它们也不觉得委屈。由城中来时这些篱笆已经成了滚滚的浪流，开满了白白的浪花。迎春花在这里失去它的使命，被人称做金梅花，接着金梅花后开黄蔷薇、白蔷

薇，又是黄白木香，再各种野玫瑰，随后又有茶藨，开到茶藨花事还不肯了，——玉龙雪山一年中至少有第三季是放在“花”的上面。

别处都是芳草绿后才十里花红，丽江在这一点上也“别致”。丽江到雪山脚三十里路，在山脚下看到原野的草才微微有点发青，但遍地的野花是已经开得有点太绚烂了。我们时常走错路，倒并不是因为看到了野花，却正是太走近了雪山，每举一步雪山就变换一个姿态，我们禁止不住自己赞赏，神往。岚兄是专意来画玉龙的，启兄是第三次来丽江，我也是第二次折回丽江专诚的为了雪山，现在才来完成自己个人的心愿。想着有半个月的白雪生活，越近雪山就越兴奋起来，在谈话中常常会不合逻辑地忽然插进去一句两句雪山，时常忽然又会发现这一群人原来走到了人家麦田中间了。几经自笑的改正，我们在傍晚前赶到了雪崧村。丽江城中望到的是雪山的南端，在我们已经到了它东侧的山脚下，高高的主峰已经倒在山后，展现在面前的又别是一幅银峰起伏的长卷。

雪崧村是汉人给它的名字，在丽江话中叫“乌鲁可”，是“银崖的脚下”的意思。“乌鲁”指的是玉龙雪山，意思是“银崖”，因为玉龙雪山和西子湖一样，同是以银灰色调著称。

在雪山脚下一切都变了情味，棕榈也还有，但它巨灵之掌已经举得很低了，铁杉树只横着伸展它的手臂，不肯向上面长去。杨柳杂树也都改取了蹲下的姿态。人模仿它们，石头的房子也是盖得矮矮的。由雪山吹下来的风，中间夹有一种薄荷的凉味。沿着石房的脚底，由上面跑来一条小河，日夜清浅地急流着，分明这是雪水。小河的上游，我们遇到几个刚由雪山下来的牧童，手中捧着几枝白杜鹃花，也开得冰清玉洁！

我们来时城中的牡丹早已开谢了，雪崧村的气候比坝子里要寒冷得多，花也迟迟的才开到这里。路上的白沙只开了一点黄蔷薇，这里的玫瑰木香都还没有醒来，我们探问到双枪李士臣（因为他双管猎枪的神技，使他得到乡人送他的这个绰号）是我们理想的向导，请人去邀他来的时候，他正在和一群青年朋友打伙赏牡丹！

双枪李是最厉害的猎人，又是最理想的向导，他的枪法和眼睛一样的准确，更难得的是他对雪山的地图又和手掌一样的清楚。他一来到，我们便开始商议进攻雪山的路线。

雪山可以依颜色来分做白雪山、黑雪山和绿雪山，由颜色来决定路线。白雪山算是中路，去看“扇子陡”，这就是我们所说雪山主峰。黑雪山称它为西路，上“花未布谷”去看山后的金沙江。绿雪山是东路，大家叫它做绿雪奇峰！

本来在雪崧村附近也值得停留一天，清晨看玉湖倒影，上午看玉柱擎天，下午看玉峰山茶，我们称之为三玉计划。虽然玉峰寺名贵的山茶未必肯等到我们下山，但在玉龙山之下，一切都不能再吸引我们的注意，若明天不上雪山，今天晚上寝梦都不会安生的。于是和我们的猎人朋友商议定规，先取中路进攻雪山主峰！

点起棚火（松脂）来吃晚饭，在火光中，我们还通过了此行的几个原则：对于饮食，不妨好好地吃；对于工作，希望多多地干；对于山路，应当悠悠地爬；对于景色，必须细细地看。

夜间我们把帐篷搭在“雪鸡坪”上。

雪山脚下的风很大，梦中被惊醒了几次，也许是太过于兴奋了，然而却不曾因为天气的变好变坏为我们明天的

前进担心，因为我们相信，一切气候上的变化，都是为了我们，它们的来临，只会增加我们的享受。果然在我们开始攀登玉龙雪山时已有一点雾气，很好，这样使人不会觉得太热，而且使雪山加强了它的含蓄。我们一路走来，先经过了半山杜鹃花丛，又穿过一层一层的青松林，到雪鸡坪来已经只剩下铁杉和白雪了。我们在一层一层地揭开雪山的面目。我们拣定了宿营地点后一个钟头内，又看遍了雪山气候风雨阴晴的各种变化。雪山实在是诚意地来欢迎这一群远道而来的游客。

庐山植物园秦子农先生借给我们一架崭新的帐篷，还特意把我们先操练了一番，所以我们来动手搭帐篷的时候，技巧已经很纯熟了。王筱贞先生临行又送来一把西藏宝刀，以壮我们的行色，岚兄平常总背在身上，大有“周游列国”的风味，现在开始拔出刀来，斩伐铁杉树的绿枝预备来做我们的垫褥！为了对付地面的不平和潮湿，天然地就在我旁边生了许多铁杉，一枝一层的绿叶，平得像刚刚理过发，做垫褥是再好也没有了，挥着西藏宝刀，顷刻铁杉的绿叶堆满了一地，我们全帐篷中都是绿色的光影！油布、毡子、被褥摊开，躺在上面，既觉得有弹性，又嗅到了绿叶的清香，大家满意得过分了——“杉发”实在比“沙发”还妙！

有时候，你尽可以把铁杉绿叶堆得一二尺厚，那就下雨也不怕，水让它在铁杉下变成了溪流，你仍然可以高卧尽兴以领略这种“高山流水”之乐！

果然，雪山的雨立刻来访问我们的帐篷，我们正躺在杉发上，听雨点打帐篷的小声音，仰着脸仔细地欣赏：一点一滴的雨痕打在新的布面上，成了美丽的虎皮宣！

雨略有休息的意思，我们在微雨中来紧帐篷，开通流水沟。雪也赶快来看望我们，先是西北边高山上扬起一团白玉的粉末在石崖上往来追逐，一阵风卷下来，立刻四面成了银屑飞舞的世界。风大，把我们赶回帐篷中去听雪打布篷的声音。等我们再走出来看时，白雪已经把我们两边的世界重新打扮了一番，北方铁杖峰下那一系列流沙，被我们称做沙蝙蝠的，现在经过白雪均匀地一撒，变成银蝙蝠了；西北边那一系列高山，前面变成银灰色透明的一块，加上前面的铁杉变得有点像是黄山，远峰上的淡墨正用得出神入化；南边是黑雪山，黑美人的面上加了一层扑粉，雪由一个方向吹来，把它撒得面面分明，一个常年不竭的瀑布，上半截是白雪，下半截是流水，挂在我们面前，简直四面都是图画！

实在天公并不曾落雪！只是雪山主峰上的雪被风吹起，在空中飞舞了一阵，应该是它特意地对我们这般远客来致意欢迎。经它的妙手一挥，遂使玉龙雪山的玲珑、峭拔曲折、幽邃透明、美丽，各种情味——陈列在我们面前。

往下看坝子里，大地上始终是一片黄金色的阳光，我们再进帐篷时，天果然又放晴了，新的帐篷全体通亮，摄影家周启先生说，“我们是住在毛玻璃的房中”。

帐篷搭在黑雪山和白雪山交界的前面，比普通人来雪山宿营的雪鹿坪更高，因为我们的猎人朋友精通地理，找到了水。而且还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宿营的地方就已经比大理点苍山的绝顶还高。去年爬过玉局峰绝顶的洗马塘，在那里还长满了茂密的铁杉林，现在我们是已经走到了铁杉最后的一段，再往上去就只有白雪了。

暴风雨雪之后，玉龙山还会有一个清凉的夜。夜半醒

来，忽然发现自己是睡在银色的帐篷里，外边白雪世界的银夜应该是格外美丽吧，然而当我再醒来时，东边已经露出玫瑰色了。我赶快出来看看天气，啊！又是老晴！

这样的天气去探雪山主峰是再好也没有了。溶开雪水大家洗过脸，一顿古宗^①人式的早餐后，便由营地取西北方向，朝扇子陡进发。

清静的雪山中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枪声，猎人的姿势还没有变，一只美丽的雪鸡从石崖上跌下来，来取水的人还在左近，立刻跑过来，他对双枪李的枪声是决不怀疑的。猎人由腰中拔下鹿角小刀，把雪鸡的肚肠划出来给猎狗去吃，把雪鸡交给取水的人去煮。我们这时都高兴起来，雪中行猎的味道很对，继此我们总是让猎人走前面。

阳光渐渐强起来，遍地白雪反射得使人眼睛有点睁不开，我们都带上有颜色的眼镜，这是上雪山必须带的工具之一。白雪上有闪闪烁烁的银纹，分明像是印度绸，我们四面已都是白雪，非在印度绸上前进不可了。两个钟头的踏雪，我们已经到达铁杖峰的西侧，回头看南面的黑雪山在天际展开了一幅黑白的“蜡染”。

应该是在一万四五千尺的高度上爬行，呼吸不容许我们再作快步的行进。爬到铁杖峰西北的高岭上，向导告诉我们这架高岭的西北尽头就是人对玉龙山所能攀登的最高处了。我们要看的主峰扇子陡，在那里就呈露出它的全部面目。大家聚拢来在岭脊作一个总的休息，这时下望丽江坝子满地乌烟瘴气，环顾自己周围，一片玉洁冰清。

^①古宗：汉文史籍中对滇西北藏族的称呼。——编注

路线既经指示明白，我不能再多休息，便同猎狗先爬上去。有石头的地方，石头尖锐得像刀尖，没有石头的地方，是雪，路是没有。有几次过于肥的白雪使我想到陷入雪海中去。普通的雪都能托得起一个人在上面行走，然而靠近石头的雪每每是质地松一点，我随后就得到这个秘诀了。看了向导他们还慢慢地在下面蠕动，我下半身全湿了，站立在一列斜伸出去的险崖之前！

我满以为就要走上主峰，面对着扇子陡前进的兴奋才使我很快走到这里，怎么会忽然发现自己是已经站在一面峭壁上去了！山势都是起伏连续的，这怎么能使人相信，看到自己站在悬崖之前不能再进一步，在我和主峰之间忽然出现了这么一条直下八千尺的深谷！

扇子陡和玉乳峰都朗朗地发着银光，明明就在对面，伸手就可以拿到，然而正是在紧要的去处，有了这么一条不容人起飞越念头的鸿沟。从前向导谈到这个不能飞渡的天险时，我们都依常识判断，山总应该是连续的，不大相信。现在一个人站在这事实的悬崖之前，上对着天际雪山，下临不可测的深谷，我也悚然而惧了。

躲在一面银灰色大石的后面来避风，迎面主峰上的雪晶莹得像一面镜子，要照出我和猎狗的影子来。玉龙雪山的主峰现在摆在我的面前了，我虽在鸡足山顶望见它，它就是这个样子；在玉龙关进丽江坝子中看它，它仍然如此；我在丽江每天上狮子山上去望它还是那个模样；现在爬高一万六千尺来冰天雪地中拜访它，它一点不曾改动它的姿态，只是在我们两个中间又多出了一面直下八千尺的悬崖！这可能是大自然的深意，使人类永远神秘地仰望着玉龙雪山，而使它永

远不受到世俗尘污的抚摸！

独自寞寞地欣赏，在我对面的确是千古不化的太古雪了。西侧玉乳峰上的雪，显然已经变成了石头，像是凝固了的白色水门汀，有几层参差不齐的削断，这里都发出翠绿色的萤光。绿色格外娇艳动人，使人又想到粉绿奇峰。正当面的是雪山主峰，一座白色金字塔高耸入蓝天中，由金字塔尖上垂下来几条像叶脉的雪纹！

他们由下面出现了，大家都觉得有点可怜，雪山的绝顶早已知道是不能到，由丽江来时只敢存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愿意抚摸主峰一下。现在呢？对自己立脚的八千尺悬崖都悚然而惧，更不用说说到抚摸主峰一下的奢望了。

岚兄伏在崖上，拿起带来的长枪，瞄着绿雪深处，放射一颗子弹过去，我们嘱咐这颗子弹代我们完成抚摸主峰的愿望，同时我们谨以枪声，向雪山的主峰致敬！——立刻在雪山云下起了一阵轻雷。

蓝天分明只在头上，白云可以捕捉到手中，轻雷阵阵，像在白玉金字塔后发响，再由云层中反射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指着山后说，难道主峰后面也有这样一群玩山的朋友，向导告诉我们说这是雪山的滚雪牛，雪积得太厚了，一有了溶化的气温，便大块分裂地往下滚。我们都想到雪牛大约很有点像是北极熊的那种样子。

丽江人相信，在雪山绝顶处只要咳嗽一声，就会立刻招来风雪。我们在主峰面前不但吵闹，而且还曾鸣枪示威，这都不大可原谅吧。果然中午过后，渐渐由山后，应该是隔着金沙江那边的哈巴卓山上，升起了阵阵雨云，顷刻间就过了江，立刻就遮住了主峰，雪也漫天漫地飞扑而来，我们开始